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六冊

(42)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改版後）二版

作有
權著

著
作
人

蔡東藩

校勘者

通俗圖書刊行社

發行人

徐寶魯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長廣漢北 上海
沙州口平
南永交琉北三河
陽漢通璃首馬南
街路北廠路路

民國通俗演義

集三
二全
冊書

定價大洋二元

寄酌外
費加準

第一百零一回 集靈囿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燬存烟

却說歐戰已畢，各國將開議和大會，中國政府不得不派遣專使，赴會議和。當下由徐總統擇定一人，就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徵祥會因事請假，部務次長陳籙暫行代理。此次奉使赴洋，不便逗留，便即束裝起行，乘輪赴歐去了。是時英美法日意五國公使，統奉五國政府訓令，願爲中國南北調停和議，先提出勸告書，遞交北京政府。徐總統本是請他幫忙，當然心心相印，不煩瑣覆。五國公使又電令駐粵領事，各向廣東軍政府致書勸和。大略說是：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因見此二年內，中國內亂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爲懸系。此項紛亂情形，不特與外國利益有損，且致中國治安之慘禍，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勵敵人之氣，而與大戰緊急之轉機，妨礙中國與協和諸國實行會辦之舉。今該轉機已成過時黃花，各國人民正盼組織環球，以達各處人民平安公允之時，中國未能統一，則各國民應爲之事，更屬難爲。茲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對於中國大總統解決內亂之所設施，深滋冀望之懷，且對於南方各要人之態度，亦樂觀其有欲和平了結，同等趨向。是以各該政府就此聲明對於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願與廢除箇人私懷，及泥守法律之意見，一面謹慎從事，免除障礙議和之行爲，一面迅以慷慨會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顧及中國國民利益之熱心爲根據，尋一兩造和息之路，始克使華境以內平安統一。此各國政府同心暨殷盼之忱也。此時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聲明其切實贊同雙方欲解決向日分裂之爭端，惟擬欲使知毫無最後干涉之策，亦無指揮或諫勸此次議和條件之意，故此項條件，必須由中國國人自行規定所欲者，只係盡其所能，鼓勵雙方於所望所行各事上，達議和統一之目的，俾中國國民對於各國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責，於中國歷史上更爲擴充矣。特此勸告。

這篇勸告書，已經將西文譯作華文，廣東軍政府，即用華文答覆云：

兩年以來，中國因內爭而致國內治安及外國利益，俱受損失，并使中國不能切實協助聯盟國，爲公道正義之競爭，軍政府對此，殊深痛惜。軍政府對於此項協助，尤爲關切者，蓋以其戰爭之主義，與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之主義，若合符節。護法者非爲個人意見，或法律細節而動干戈，實爲反對武力主義，並求民主主義之得安全於中國也。國會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開會於廣州）憲法視爲具文，武力派之橫暴亂政，皆所以使護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伸張直道。今各友邦覺悟，欲縮短中國內爭，回復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給款項於武力派，本政府極爲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現有意言和，經已令所部各軍停止進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選出之首領，在適合地點，直接開和平會議矣。此種和平，不能苟且從事，無相當之保障，遣留勢力，使將來隨時復可擾亂國內和平。英法意日美各聯合政府之意見，謂須根據法律及注重全國人民利益，以爲調和之主旨，各政務總裁深表同情。然則此次和平，必爲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幾中國得以設立一適任及進步之政府，發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國際會議上，占應得之地位。各政務總裁感謝法英意日美各聯合政府關切中國之幸福，而對於各政府希望中國在籌議世界善後，亦應列入關注盛意，尤爲深感。謹此布復。

先是徐總統與錢代總理，已得外人承認，許爲調人，因即通電各省，召集督軍等至京，會議辦法。於是奉天督軍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沖，直隸督軍曹錕，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山西督軍閻錫山，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綏遠都統蔡成勳等，均先後到京。徐總統特在集靈園四照堂中，作爲會議場，帶同全體國務員暨參戰督辦段祺瑞，入堂開會。各督軍聯翩趨至，列席討論。本來是黨派不同，有主戰的，有主和的，此番因內外交迫，主戰派亦不便堅持前議，只好見風使帆，同聲呼應。就是倡議平南的段督辦，也以爲久戰無益，與徐總統表示同情。非服徐東海實爲外議所迫不得不然。當時議定政策五條：（一）便是停戰撤兵；（二）乃是應付

外交；(三)是被兵各省的善後；(四)是收束軍隊的辦法；(五)整理財政的用途。彼此討論了大半日，即在四照堂開宴，飲酣乃散。越宿，便將議決各節，通電各省各督軍，亦陸續出京，各回原任。嗣是禁募軍隊，飭守官方，各種弭亂求治的通令，蟬聯而下。徒託空言，還有熊希齡、汪大燮等爲聯絡協約國感情起見，特在京中發起協約國國民協會，組織就緒，推定熊希齡爲會長，汪大燮及法人鐵士蘭爲副會長。又由總統府中特設外交委員會，令汪大燮爲會長，熊希齡等爲委員，調查審議對外事項。凡各部署亦得派遣事務員入會與議。此外如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亦皆推舉代表，就京師組織全國和平聯合會。於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宣告大衆略云：

本會聯合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業於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各法團推定代表到會者，已逾過半數。本會實爲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會進行宗旨，以告我國民。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爲真正民意機關，故對於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民應盡之職務，遇有雙方衝突之點，及與大多數利益關係之處，實行發表國民真正意見，以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會對於南北雙方，本無偏袒之見，惟此次南北會議，凡關於種種善後問題，均待解決，茲擬於本會內附設各種研究部，於事前預先討論，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不居國民會議之名，實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會既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國民責任之重可知。茲後計畫進行，尤關重大，本會自當推出對內對外最負重望之人，主持一切，爲會中之砥柱，並將本會一部分事務移至南北會議地點，實相結合，與貫徹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此三大宗旨，均經本會評議部議決實行，用特宣布，深望於全國同胞贊成本會協同進行，除通告南北當局外，謹此宣言。

朝野上下，一致言和，饒有轉危爲安，悔禍求存的希望。差不多望梅止渴。但中國人往往有口無心，口中雖說得天花亂墜，心中却未必真能踐言。又況各省軍閥，統是意氣自豪，不顧國家，專顧自己，所有逐月賦稅，除撥作軍餉

外，多半納入私囊，所以一做督軍，便成富翁，多則千萬，少即百萬，百姓原不能過問，就是中央的財政部，也未敢澈底清查，只好聽他一塌糊塗，遷延過去。此外如關卡征權，局廠徵收，又皆抵充外債，無從支取，看官試想，這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總統就職以後，仍然是借債度日，什麼電話借款，什麼紙幣借款，表面上俱爲整頓實業起見，由財政交通兩總長出面，告貸東鄰，暗中實多是指東話西，救濟眉急。還有各種公債名，係向人民借貸，不一而足，當時雖有一種定例，按期抽籤，逐次還本，但也未能確昭信用，故民間所受的公債票，平時若有急需，轉向他人抵押，不過三折四折，最多至五六折爲止，而且中國人多不願轉受，有時反由外人出爲承攬，吸收中國各種公債券，視爲投機生意，以十易百，以千易萬，將來好執券坐索，不怕中國政府不將全數償還。爲淵轍魚，總是中國人民晦氣。但自中國加入歐戰，外人格外幫忙，協約各國，許將庚子賠款，延期五年，然後交付。即清季拳匪時之賠款。獨俄國只允延交三分之一，共計五年延交總數，約六千餘萬圓，政府稍得暫紓困難。

但自民國成立以後，歷年借債，除外款不計外，如積欠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款項，多至八千萬圓以上，遂致該兩銀行轉運不靈，鈔價日跌，市面動搖，到了民國七年的殘冬，簡直是支撐不住，財政部無法可施，沒奈何再向國民借貸，發行短期公債券，稱爲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額定四千八百萬圓，票面定爲一萬圓一千圓兩種，利息六釐，每年付息兩次，仍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分作兩度抽籤，每屆抽還總額十分之一。此項公債券，全數發給中交兩銀行，令他經募，募集諸款，即歸還兩行墊欠各賬，所有公債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賠款爲基金，就中八成還本，二成付息，並援照三四兩年公債辦法，即將此項公債基金，按月撥交總稅務司安格聯存儲備付。當下草定章程，提交國務會議，國務員當然通過，但教私囊無損，安往而不贊成。再呈與總統察閱，徐總統爲救急計，也即指令照准。無如國庫既空，民財亦盡，一國中有限脂膏，半被外人盤剝，半遭軍閥搜括，窮民已不聊生，就使有幾個豪紳富賈，亦怎肯毀家紓難，效那楚子文漢卜式故事，坐是公債券無人過問，免不得硬行指派，騷擾民間。

或且搭付官吏薪金，官吏統有父母妻孥，日需事畜，再加百物日昂，米珠薪桂的時候，那堪承受這種公債券？有名無實，不能抵用，於是吏民俱困，都累得扼腕興嗟，愁眉百結了。只有軍閥各家，還算財星照臨。

當時尚有一種鴉片烟，本在前清宣統三年間，由清政府與外人訂約，限期戒絕，轉眼間已有七八年，期限已屆。上海洋商所儲鴉片，數尚不少，民國七年一月間，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公司妥商立約收買，約中載明條件，乃是專供製藥，并不轉行銷售。洋商已經允認，且願把每箱定價減短英洋二千圓，悉數歸蘇省承買，統計得一千五六百箱。過了數月，駐京英美公使向外交部致書抗議，略云：「蘇省收買存土，不免有私下販售，賺錢欺人等情。」又被外人查出癰點。外交部看到來文，應歸財政部理處，即將原書移交財政部。財政部調查蘇省公文，已早備案，因即據實答覆，具陳理由，內稱：「近年以來，政府對着烟禁，未嘗不積極進行，只因滬濱洋商積存關棧的印藥，為數甚多，不能令他過受損害，所以上年一月，由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立約收買，專供藥品，嚴杜吸食。今來文謂有轉銷等情，未免誤會。查烟土製藥，各國皆然，此次蘇省收買存土，與宣統三年禁烟條約，並無違反情事，請即查照。」云云。這項覆文，仍須先遞外交部，然後由外交部轉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終不甚相信，尚有微言。再經中國政府特開國務會議，決定將所買存土一併銷燬，當由徐總統核准，下一指令道：

政府前次收買存土，專為製藥之用，原為體恤商艱起見。顧雖慎加考訂，限制甚嚴，而留此根株，誠恐易滋流弊，轉於禁烟前途，不無影響。著內務財政兩部轉飭查明，此項存土現存確數，除已經領售者不計外，其餘均由部派員督視，一律收回，彙集海關，定期悉數銷燬。並候特派專員會同地方官及海關稅務司等，公同監視，以昭慎重。此令。

越日，又復嚴申禁令道：

鴉片為害最烈，迭經明頒禁令，嚴定專條，各省實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國家挽回積習，備極艱難，設禁令

之稍疎，愚民即懷僥倖，在稽察所不及，遺害仍恐潛滋。此次厲行烟禁，在國人固具毅力，在友邦並致熱誠，倘復陽奉陰違，始勤終怠，將何以策內政之修明，而樹國家之威信？茲當政治刷新，亟望盪穢滌瑕，共臻仁壽，所有前次收買存土，業經特令彙集上海地方，剋期悉數銷燬。國家不惜捐棄鉅金，委諸一燼，凡以注重烟禁，力策進行者，當爲中外所共喻。嗣後我中華人民，當益知鴉片流毒之酷，中於民生，政府禁令之嚴，不容嘗試。凡曾犯吸食者，既經戒除，自應振作精神，力祛習染，至私種私運私售，均干厲禁，並當各懷刑章，勿貽伊戚。各地方長官，有督察之責，務各分飭所司，認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懲。其辦理不力者，著隨時糾劾，依法懲戒。本大總統以保民爲重，不憚爲諄諄之告誡，先哲有言：「除惡務盡。」又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凡茲有衆，其共勸之。此令。

兩令既下，特派專員張一鵬赴滬，監視焚土。一面再由外交部出名，通告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得悉後，即電令滬上海關監督稅務司，會同中國專員，督視存土焚燬。至張一鵬到滬，與江蘇長官調查買儲烟土一千六百餘箱，除已售出三百餘箱外，尚剩一千二百餘箱，悉數運至浦東，邀同海關監督稅務司到場，並及地方各團體代表，統皆會齊當場開箱查驗，果非假冒，於是架薪縱火，陸續焚毀。其閱三日有奇，方將一千二百餘箱的鴉片，盡付劫灰。滬上不乏烟鬼，到此可盡量一吸了。上海各國領事團及地方長官紳商軍學各團體，更組織萬國禁烟會，主張限制烟土嗎啡，務使除醫藥用途外，不得種銷。乃即就銷燬烟土的第一日，在滬北開會，嚴訂條約，總道是中外同心，朝野合力，好把那數十年的毒蠱，從此永除。但究竟除絕與否，想看官具有見聞，自能察知隱情呢。只小子却有一首俚詞，作爲焚土的餘慨，詩云：

欲除烟毒願捐金，一炬成灰示決心。可奈莠民偏不諒，私銷私吸總難禁。

禁烟禁烟仍舊有名無實，或包運，或偷銷，時有所聞，政府不得不行查緝，從嚴辦理，欲知如何設法，待至下回表明。

議和足以安民，禁烟足以祛毒，兩事俱爲美政。徐東海上臺之初，首先注意，著手進行，宜乎爲中外所屬望，交口贊同也。況集靈囿之會議，主戰派亦有悔禍之心，上海灘之焚烟，領事團且有開會之助，祝南北之統一者在此，起斯民之膏肓者亦在此，豈非中華民國之一大轉機，饒有革新之望乎？乃觀於後來之結果，俱乏成效，屢次議和而衝突如故，屢次禁烟而吸食如故，徒見長官之忙碌而已，徒見存土之焚銷而已，天豈未欲平治民國耶？何事與願違若此？至若債務之日增，吏民之兩困，元氣已耗，如何持久？有心人固杞憂無已矣。

第一百零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生瞋

却說徐總統有志禁烟，特命將上海存土悉數燬去，再加萬國禁烟會嚴禁種銷，也算是竭誠辦理。偏包運偷銷的奸民，專知牟利，不顧大局，事爲徐總統所聞，因復飭令嚴查道：

近今烟禁甚嚴，乃以厚利所在，誘民奸商，多方嘗試，甚至有假冒軍人，由各路包運銷售情事，似此違禁營私，肆無忌憚，若不嚴行查緝，則禁煙要政，直同虛設。於國家前途，影響至鉅。本大總統治軍有年，凡隸軍符，夙知國紀，豈容僉壬影射，玷我戎行？嗣後應責成各省督軍省長，遴派專員，會同各稅關嚴密查禁，無論是否假冒軍人，但遇有包運烟土，亟應切實拏辦，勿任漏網。其京奉京漢京綏津浦各路，爲近畿綰綰之地，尤應切實偵緝，著京師軍警督察長馬龍標，督飭所屬幹員，隨時梭巡稽察，一面由交通部通飭各路警員，襄同認真辦理。一經查獲，卽予盡法懲罰，查出烟土，悉數焚燬，仍當偵查明確，勿得擾累行旅。經此次通令之後，凡我邦人，當知令出惟行，除惡務盡，其各滌瑕蕩穢，力祛舊染，用副保民除害之至意，此令。

未幾，復有禁運嗎啡的嚴令，大致與禁烟相同。但天下事，往往法立弊生，立法時均欲求效，偏效力未睹，弊已

百出。各處鐵路的站旁，環列警察，調查來往客商，鎮日裏翻箱倒篋，鬧個不休，或且搜檢身上，視客商如盜賊一般，客商稍有忤意，便即狐假虎威，任情凌轢，甚至私出雅片烟，擲入旅客行篋，硬指他爲偷帶禁物，拘入警署，威逼苛罰，取財入私，可憐遭害的客商，不能與抗，只好忍氣吞聲，傾囊相贈，還要索得保人，方准釋出，這真是行路艱難，荆棘地，較諸前清時代，交通無阻，任從客便，試問是誰利誰不利呢？尤可恨的，是真帶鴉片嗎啡的人犯，反得賄通警察，由他過去。又有軍隊過境，借軍閥作靠山，雖滿身藏着鴉片嗎啡，警察亦不敢過問。有幾處乃是軍警串通，聯絡一氣，所賺厚利，彼此分肥，再加各省軍官，多半染着盤龍癖，以芙蓉膏爲性命，半榻橫陳，吞雲吐霧，雖經中央政府，禁令煌煌，彼且視若弁髦，毫不少悛。又或藉此取利，暗中授意左右，包運包銷，俗語說得好：「袖大好做賊，」威靈顯赫的軍閥家，作奸舞弊，何人敢來偵查？試看徐總統所下禁令，尙說是僉壬影射，未敢顯斥軍官，如此軍閥滔天，橫行無忌，還要問甚麼烟禁有效無效呢？

慨乎言之，這且攔過不提。

且說錢代總理能訓，攝職兩月，當由徐總統提出咨文，交與參衆兩院，徵求同意。兩院照例投票，錢得多數，因即覆咨總統府。徐總統便下明令，特任錢爲國務總理。錢既正式秉政，當然要重組內閣，自將內務總長的兼職，遞呈告辭，此外一班國務員，連帶辭職，旋經徐錢兩人商定，後任國務員，再向參衆兩院咨問，是否同意，竟得相繼通過，乃再經下令，仍使國務總理錢能訓兼任內務總長，外交總長一缺，亦令陸徵祥原任。惟因陸赴歐議和，未到任時，由次長陳籙代理部務。司法總長朱深，教育總長傅增湘，海軍總長劉冠雄，亦均繼任，交通總長曹汝霖，本兼財政總長，此時免去兼職，但令曹主交通部，另授龔心湛爲財政總長，獨撤去陸軍總長段芝貴，改用了一個靳雲鵬。新內閣既皆任定，乃再從事內外和議，添派外交委員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四人赴歐，與前遣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同爲巴黎和會見前同。全權委員一面令朱啓鈴南下江寧，作爲南北會議全權代表，會同江蘇督軍李純等，開始議和。廣東軍政府也推選政務總裁唐紹儀，做了南方總代表，行次上海，不肯過往江寧，兩下爭執和會。

地點，又費了一番筆舌，復經江蘇督軍李純，曲爲調停，請朱啓鈴移往上海，允從南方所請。朱爲速和起見，因亦許諾，時已爲民國八年二月間了。李督軍因再發一通電，宣告中外道。

時局糾紛，垂及二稔，幸賴內外上下一德一心，舍己從人，共謀寧息。護國者知法壞而國無由立，護法者知國壞而法亦罔存，遂以和平之公理，共謀善後之解決。純與湖北王督軍、江西陳督軍，內承中央政府之指揮，外荷西林即岑春煊、武鳴即陸榮廷諸公之啓迪，黃陂河間合肥暨在位英俊，在野名賢，隨時指導維持，經迭次之洽商，得各方之同意，議定開一會議，雙方各派總代表，解決法律事實等項問題。比由朱桂莘、唐少川兩總代表商定，於本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是純與王陳兩督軍二年以來，千迴百折，所希望於護國護法兩方面，有兩全而無兩傷者，幸已達其目的，遂其請求，凡所擔任，已可告一結束。嗣後解決各項問題，總代表與各代表諸公，皆一時人望，必有可以慰吾儕之具瞻，副人民之心理者。純惟當與居間諸君子，洗耳聽之，拭目俟之。魯仲連有云：「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竊願會議諸公，本良心上主張，從根本上救濟，爲國家謀長久，爲人民謀福利，期有以善其後而已。浮圖七級，重在合尖，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純仔肩雖卸，願望正殷，苟其義不容辭，力所當盡，敢不從諸君子之後。更願當代弘達，布所蘊蓄，同力匡扶，弼成郅治，則尤純所馨香禱祝也。謹布悃忱，伏惟鑒照。

看此一電，李督軍的苦心孤詣，亦可想見。當下派定會議辦事處幹事數十人，充當朱總代表的差遣。各幹事均來謝委，正由李純出來接見，坐談未竟，那朱總代表亦來拜會。復經李純迎入別廳，略談數語，復出與幹事接洽。各幹事並出廳站班，李純向他搖手，似叫他不必客氣，且口中方說出「各位」二字，不防腳下一絆，竟從第一層臺階，跌至第四層臺階，直挺挺的仰臥臺階面上，背骨被第一層臺階所格，忍不住疼痛起來，一時不便呼號，只好閉口熬住。嗣經從役將他扶起，勉強在廊下緩行數十步，舒動筋骨。各幹事見此情形，只得告辭。李純復慢慢兒回

入別廳，再與朱總代表談話片時，朱始別去。

純素性堅忍，尚以為稍稍痛苦，不必多慮，又往簽押房批覽文件。到了午刻，背骨越覺加痛，乃趨入內室，取飲舒筋和血的藥酒，大約數杯，繼以午膳，然後睡息了兩三鐘點。至起食夜餐，仍照午膳辦法，是夕尚得安睡。越宿醒來，覺得腰背酸疼得很，再加兩脇氣痛，以致不能起床。麾下僚屬，聞知督軍有恙，自然前來請安。適警察廳中有張醫官，素精按摩各術，大衆統交口保薦，請李純召入醫治。純乃將張醫官召至軍署，先令親吏傳述病狀，與他討論。嗣聞他確有心得，乃引入上房，囑用手術療治。張醫官問及事前種種情狀，并傾跌後種種感覺，純歷述無遺，即由張醫官診視脉象，并替他前後按摩，果然脇間氣痛較前舒快。張醫官方說道：「失足跌倒七日內必發酸痛，這乃當然的事情。而且倉猝跌倒，因痛悶氣，害得兩脇氣痛，亦是尋常病患，毋庸深憂。」純不待說畢，便詰問道：「此外果無別症嗎？」張醫官答道：「此乃失足致跌，與風火痰三種症候毫無關係，但教用止痛和血的藥料，按穴敷治，再施運舒筋順氣的手術，逐日撫摩，待閱一星期，自然痊可了。」張醫官頗有經驗。李純點首稱善，遂命張醫官如法施治，一面乞假靜養。過了七日，疼痛雖已減輕，舉動還未能復原，直延至旬月餘，始得告痊。這也是翊贊和議中一段軼聞。恐即是不祥之兆。

惟當李純告假時，朱總代表啓鈴等已赴上海，履行開會期約，借上海舊德國總會為會場。二月二十日上午，南北總代表各引分代表等，同蒞會所，衣冠踴濟，秩序雍容，相見無非舊識。兩派并聚一堂，差不多與辛亥會議相似。彼時唐為北方代表，此次却易北為南，少川少川可曾回憶七年前情事否？當時列席諸公，姓氏如下：

（北方總代表）

朱啓鈴

（分代表）

吳鼎昌

王克敏

施愚

方樞

汪有齡

劉恩格

李國珍

江紹杰

徐佛蘇

（南方總代表）

唐紹儀

（分代表）

章士釗

胡漢民

繆嘉壽

曾彥

郭椿森

劉光烈

王伯羣

彭允彝

開會伊始，不及議款，但兩總代表依次表明宗旨，先由南總代表宣言云：

國內戰爭，至今日告一結束，但推厥禍源，外力實有以助長之。蓋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則金錢無自來，軍械無從購，兄弟閭牆，早言歸於好矣。何至兵連禍結，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於此極？今北方已經覺悟，開誠言和，舍舊謀新，請自今始！

南總代表宣言甫止，北總代表也即宣言道：

民國成立以來，國家政權，多握於武力派之手，故戰爭紛亂，迄無寧歲。邇者時勢所趨，潮流所迫，將化干戈爲玉帛，換刀劍以犢牛，一切干羽戈矛，皆應視爲過去陳舊之骨董。後此戰爭，當無從再起，和平統一，請視諸斯。宣言俱畢，兩總代表與各代表均起座，向着國旗，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和平統一萬歲。極力爲下文反射。嗣復開

談數語，各隨意取食茶點，便即散席。越日，始開正式會議。商方總代表唐紹儀首先提出陝西問題，要求撤換陝督陳樹藩。原來南方民黨于右任曾入陝西境內，糾合黨徒，與陳樹藩互相爭論，致起戰爭。樹藩本段派健將，不肯容留民黨，佔據片土，因此屢攻于軍。于軍亦不甘退讓，相持未下。徐政府雖已通令停戰，但於陝西一方面不甚注意。且陳樹藩靠着段氏勢力，玩視中央命令，自由行兵，所以唐總代表首先質問，迫令將陝督撤換。此外尚有閩鄂衝突等情，亦曾連類談及，但尚未及陝西的緊要。北方總代表朱啓鈴願轉達中央，即席草就電稿，着人拍發，請政府速令陝督陳樹藩停戰。此外所議各件，如八年公債，參戰借款，以及湘督張敬堯，譚觀民黨等情，尚沒有極大辨難。或擬電京問明，或擬電湘阻止，否則交付審查，決諸後議。越日，得徐政府覆電，謂已特派委員張瑞璣赴陝監視，實行停戰。於是兩總代表又復會議，彼此商權，決用和會名義，致函張瑞璣，催他即日赴陝，監束兩方軍隊，以便和議早日結束。當下函電並發，約俟陝戰實停，再申餘議。兩下便又散歸。又越兩日，再行開會，兩總代表相見後，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取出陝西于右任來電，聲言陳樹藩部下劉世璠，仍率衆進攻于軍，如此情形，顯背和議，應歸北方擔

負責任。朱總代表只好申電陳請，權詞相答。又越二日，唐紹儀又邀朱啓鈴赴會，取示于軍失去盤屋的警電，累得朱總代表無可容喙，但言政府如不速停陝戰，自當辭職以謝。再越二日，已是二月二十八日了，唐總代表至會議席上，竟向朱總代表抗議陝西戰事，限期四十八小時答覆，也是一篇哀的美敦書。說畢即去。朱總代表自覺中央理屈，未便議和，特與各分代表全體電京，請即辭職。徐政府覆電慰留，並令陝西一體停戰。令文有云：

陝西兵燹頻年，瘡痍滿目，眷言民瘼，軫念殊深。亟應促進和平，早謀安集。前由國務院依照協定辦法，通飭停戰劃防。已派張瑞璣馳往，監視區分，務在一律實行，剋期竣事。各該將領，自應共體斯意，恪遵辦理。倘或奉行不力，職責所在，不得辭其咎也。此令。

徐政府雖決意停戰，始終謀和，但陳樹藩仍未遵令，備戰不休。南方總代表唐紹儀，且得于右任親筆書函，謂：「陳樹藩密奉參陸處電文，促令進攻，故北京運陝軍械，或由參陸處，或由漢陽兵工廠，次第出發，絡繹不絕。」云云。唐總代表乃復提出宣言書，歸咎北方，中止和議，是為第一次和議停頓。江蘇督軍李純，得知消息，很是憤悶，因力疾起牀，特擬定辦法五條，電陳中央，請行。徐總統原無他意，不過為安福系所牽掣，未能貫徹主張，既得李純電請，自然照准。李純又電達廣東軍政府，請求同意，隨即通告全國云：

萬急北京國務院，各部院，廣州軍府各總裁，保定曹經略使，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海陸軍各司令，南京朱總代表暨代表諸公，上海唐總代表暨代表諸公，永州譚月波，組巷兩先生，衡州吳將軍均鑒。近月以來，和平空氣，布滿全國，因善後之解決，有會議之盛舉。既經中央覆准，各方贊同，雙方各推總代表，亦均先後分蒞寧滬。惟以中央頒布停戰罷兵令，廣東軍府亦通令停戰罷兵，各省雖皆奉行，而陝閩鄂西等處，尚有糾葛，經多次之協商，定簡捷之辦法：（一）陝閩鄂西雙方，一律嚴令實行停戰。（二）援閩援陝軍隊，即停止前進，擔任後方勦匪任務，嗣後不再增援。（三）閩省鄂西陝南，由雙方將領，直接商定停戰區域辦法。簽字後，各呈報。

備案。(四)陝省內部，由雙方總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員，前往監視區分。(五)劃定區域，各擔任勦匪衛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國人共棄之。此上五條，均陳奉中央允准，電得廣州軍府同意，即日雙方通令，按照實行。所有陝閩等問題，指日解決，會議即可進行。知關廬念，特此佈聞。

自經李督軍通電後，上海和會又有復活的趨嚮。再經朱總代表啓鈴，函致陝西陳樹藩，並及于右任，竭誠勸解，爲廣續和議地步。就是中外輿情，也多方敦促，催令速議。只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因未得陝省停戰確聞，尙未便與北方議和，連日託詞稱疾，杜門不出。冤冤相湊，又有一種外交激刺，從海外傳入中華，遂致羣情大憤，競起詆排，東也噪，西也鬧，反把上海和會，視爲緩圖。正是內地機槍猶未靖，外洋波浪又重生。究竟外交激刺，從何而生，容待下回再詳。

督軍如李秀山，尙爲軍閥中之有心人，故本回具述其求和之苦心，并及當時致仆情狀，爲世間之涼血動物，作一黿鑑。朱啓鈴之平時行誼，雖不甚卓著，然觀其赴滬議和，猶非悍然不顧公議，自作主張。陝戰未停，曲在陳樹藩，陳無大過人之才力，乃敢違背中央命令，備戰不休，此非有人煽使，誰其信之？天下方日望和平，而主戰派乃好爲播弄，必欲破碎河山，塗炭生靈而後快。甚矣其惑也。鷄鶩相爭，終無了期，雖有文治派之徐世昌，亦奚補乎？而李督軍則更枉費苦心矣。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却說外交總長陸徵祥，奉命赴歐，參與和會，嗣又有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依次續發，同充巴黎和議全權委員。陸徵祥到法國時，各協約國所派專使，先後馳集。旣而顧王施魏各委員，亦皆踵至，共計列席會議，得二

十七國使人全權大使，約有數十代表及祕書等，不下數百，好算是五大洲中，空前絕後的盛會。當時會中議定各國列席委員，多寡不一。中國指定兩人，除陸總長外，餘四人得輪流出席。小子聞得和會組織的大略，開列如下：

美國專使列席得五人。英國同上。法國同上。意國同上。日本同上。比國三人。波利維亞一人。巴西三人。中國二人。古巴一人。

厄瓜多一人。希臘二人。危地馬拉一人。海地一人。漢志國二人。即阿刺伯國。閩都拉斯人。里卑利亞一人。巴拿馬一人。祕魯一人。波蘭一人。葡萄牙二人。羅馬尼亞二人。塞爾維亞三人。暹羅二人。捷克斯洛伐克二人。烏圭拉一人。

和會中正副會長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副會長 美人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意人歐蘭都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協約國最高議會中會長會員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會員 美總統威爾遜 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貝爾福 法人克勒孟沙 畢勛 意人歐蘭都 沙尼諾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牧野男爵

據上所列，已見得和會大權，實爲美法英意日本五大國所把持。中國專使，雖得列席，已等諸自鄙以下，無足重輕。就中對於德奧兩國，如何賠償損失，如何割讓土地，如何放棄權利，如何撤除兵備，統歸五大國主張。中國專使，幾無容喙餘地。堂堂古國，如此倒置，豈不可恥！惟關係中德事件，始准中國與議，但也須由五大國決定，大致如下：

(一)德國對華，放棄由一九〇一年拳匪條約而得之各種特別權利與賠款，與其在天津漢口德租界及其他中國境內，除膠州外，所有之房屋碼頭營房礮臺軍火船隻無線電臺及其他產業，惟使署領署不在其內。並允將一九〇〇年與一九〇一年所奪取之所有天文儀器，一律歸還中國。

(一)中國未經署名於拳亂條約之各國同意，不得施行處分北京使館界內德人產業之計畫。

(二)德國承認放棄漢口與天津之租界，中國允准兩處租界闢為萬國公用。

(三)德國對於中國，或對於任何與國之政府，不得因在華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於一九六七

年八月十四日被沒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

(四)德國放棄其在廣州英租界內之國有產業，讓與英國。並放棄上海法租界內德人學校之產業，讓與中法兩國。

這五項條約，講到平允二字，已不甚合。德國既放棄在華權利，為什麼除開膠州北京使館內德人產業，例應歸中國處分，為什麼應得署約各國同意？漢口與天津租界，為什麼要闢作萬國公用？廣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內的德國產業，為什麼讓與英法？這豈不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明徵嗎？大聲疾呼又有一種關係山東條件，由日本專使西園寺侯爵等提出和會，硬要占利。美法英意諸國明知日本恃強欺弱，但與自己無損，那個肯替中國忙，代鳴不平？弱國無公法當由日使擬定約文道：

(一)德國以膠州各項權利所有權特別權利，與因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與中國立約及其他關於山東條約而得之鐵路鐵產海底電綫，讓與日本。

(二)屬於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各項權利，連同器用鐵權開掘權，一併讓與日本。

(三)自青島至滬及烟臺之海底電綫，亦讓與日本，免償其值。

(四)膠州德國國有之一切動產與不動產，亦歸日本所有，免償其值。

膠州是我中國的膠州，青島是我中國的青島，從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為了一個德州教士，在山東曹州地方，為華民所害，德國政府即派兵來華，佔據膠澳，清政府無法拒絕，不得已將膠澳租與德國，定期九十九年。嗣是